

归档时的案卷号：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卷内共 份 张

保管期限

卷 內 目 录

[illegible]

亲爱的

同志：

这个回忆录，《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始末》（绥远和硕公中垦区）的初稿，是当年曾经在垦区工作过的几位老战友协助下写成的。为了使这个回忆录能够更真实的反映当时的情况，现寄给您一份，请在百忙中协助修改和提出修改意见。

在写这个初稿的时候，共收到了两个十分可贵的资料：一是任作田先生的自传，是任作田的孙子孙钢同志提供的，二是张品冠同志在垦区小学毕业时的毕业证书，在此表示感谢。估计垦区的历史资料可能还会有一些，如你能提供一些资料话，对这初稿的修改将会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由于我写作水平十分低下，这个初稿错误的地方一定会很多，希望你能提出批评和指导。

抚顺市电子局顾问 万 峰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① 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始末

（绥远和硕公中垦区）

在抗日战争中，白乙化（号称小白龙）开创平北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根据地的老十团，它的主要领导骨干，是来源于诞生在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的抗日先锋队。那些熟悉老十团情况的人们，他们常说：老十团是集中东北义勇军，北平“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西安东北军学兵队，这三个组织的精华。这是毫不夸张的事实。为了说明这段历史，很有必要把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的全过程，做一简单的回顾。

一、任作田与垦区“新村”

在一九四〇年以后的几年里，当人们走出延安城南门，沿着大路朝南，在去南七里铺的路旁，竖着一块极为醒目的标牌“《延安针灸研究所》”。标牌的箭头，指向在面山坡上的几间窑洞，任作田先生就住在这里创办治病不用药的针灸医术。（见朱瑾著：《新针灸学》自序（一））。这位任作田先生，就是原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的主要负责人，办事处主任。

一九七二年五月，当我重新登上原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简称：绥西垦区或垦区）的故堡时，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政治指导

员告诉我说：“这里所以叫新村，是因为从前是个劳改农场”。

经过了解证实，在生产建设兵团这个连队来这里以前，的确是个劳改农场。但是，“新村”这个英雄的名子，却要早于劳改农场若干年。

（绥西）垦区新村的兴建，起于一九三五年秋，一九三六年夏正式建成。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主人们，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就完全解体了。主人们是走了，但新村这个响亮的名子，却一直保留到今天。

新村，它的完整的名子，叫“东北义勇军 垦区”。那时，因为东北义勇军这个英雄名子很不适合国民党、蒋介石只“安内”不“攘外”的口吻，这才又重新更改为：“绥远和硕公中垦区”。

对外，简称（绥西）垦区，或者叫垦区新村。

^{和硕旗} ^{旗名}
绥远和硕公中垦区，这个名子的含义是：

绥远就是说：东北义勇军垦区的所在地是在绥远省（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它的具体住址，是在西山嘴子（乌拉特前旗）和扒子铺隆（新安镇）之间。这里原属于归化（归化城）县管辖。西山嘴子的另一个“堡”名又叫“西口”。东有乌拉山，西临大黄河，是内地通往河套地区的必经之路，也是历代兵家用武的重地或关口。在晋绥地区的民间，经常有人唱民歌《走西口》：

“哥哥走西口，小妹妹在挽留，手拉着小手手，送在大门口……”

这里说的“西口”，就是指的这个西山嘴子。过了西山嘴子，就是河套地区。黄河百利，富裕一套。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盛，盛产康子和大烟。这里人烟稀少，当时，蒙古族的男人，多外出当喇嘛，蒙古包中只有妇女放牧，从内地去的男人，在这里住不了多长时间，就被大烟和女人给“套”住了。所以河套地区又叫作“后套”。垦区的所在地，就在这“后套”的最南端。

“和硕”是和平丰硕的意思。由于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后，国民党和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给东北人民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大批大批的东北父老同胞流亡到关内，完全失去了生活条件，这才迫使国民政府给了这个安身之处。东北的流亡人员们，就在这个环境里，用自己的双手，从事农牧业生产，以维持最低的生活，然后再利用这块有限的地盘，把垦区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大的集农庄，继续收留流亡到关内的东北难民，从这些难民中，储备一支革命力量，组织建设成一支革命的武装部队，一旦条件成熟，这支部队就杀出去，开赴抗日的前线，“流汗在西北，流血在东北”，打回东北老家去！

“公中”蒙古语，是一个旗的意思。垦区这个“旗”，是直

接历属于国民政府实叶部的一个独立组织，这里的一切事务，绥远省政府的付作义是无权过问的。

从前，那些不了解（绥西）垦区内部情况的人，一提起（绥西）垦区，往往被误认为这里是国民党和付作义的天下，其实，那完全是误解。不错，在一九三六年，付作义也在绥远西部河套地区的五原、临河等地建立了一个军事垦区，这和东北义勇军（绥西）垦区完全是两回事，这是不应该混淆的。

② 三垦区的组建

（绥西）垦区，组建于一九三四年春，说起它的起因，的确使人感慨万分。生活在三十年代的中国，差不多都会唱（九一八小调）：“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的让出了沈阳城”！

一九三一年九月六日，日本侵略者，借口所谓“中村”失踪事件，便在吉林、辽宁两省的各地大规模的构筑工事。这是日寇企图向中国的东北三省大军发动侵犯的讯号，形势已经是相当的紧张了。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形势，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竟通令所有东北防军：“与日军相处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

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就在中国一再忍让之下，九月十八日那一天夜晚，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竟野蛮的下令，向中国驻军发起进攻，袭击了沈阳城，抢占了兵工厂，炮轰了北大营。当时，中国东北驻军在积极备战的同时，急电南京，向国民政府请示对策，蒋介石在回电中说：“不许冲突”！日军此举不过寻衅性质，为避免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

就在蒋介石这种“不许冲突”，，不抵抗主义的指令下，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后，九月二十一日占领了吉林，十一月四日占领了嫩江，十一月二十五日占领了新民县城后又直接危胁锦州。就在日寇大举步步逼进的局势下，蒋介石还大言不讳的说什么：“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此刻必须上下一心，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就这样，在蒋介石一再指令“不许冲突”，“抱不抵抗主义”，“逆来顺受”的错误政策下，使东北数十万大军步步退让，日本侵略者就轻而易举的侵占整个东北的辽、黑、吉三省，使二千里锦绣江山蒙受一场奇耻大辱，造成东北三千万父老同胞长期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任其蹂躏的深渊中。

中国的东北驻军，全都先后朝关内退走，可是这东北的三千万老百姓，他们能往那里跑呢？蒋介石三番两次的下令，不准抵抗日本侵

略者，老百姓可不听他那一套鬼话。东北各地的老百姓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动地组织起来，拿起打虎捉狼的洋枪土炮，大刀长棍，在长白山区，在松辽平原，在大小兴安岭上，在整个东北的白山黑水的大地上，漫山遍野的到处都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义勇军。

在这许许多多的义勇军中，居住在哈尔滨市区的针灸医师、基督教会的青年总干事任作田先生，法医张佐汗先生，粮食的管账先生王德裕，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武梦久，法商学院院生才山，财经学院学生乔永昶等人，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人员陈雷风的积极支持下，也共同组织了一支义勇救国军。这支由城市知识分子，市民阶组成的抗日队伍，有着很高的爱国热情，但由于手中缺少武器，又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够和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侵略军相对抗呢？他们在日本侵略者的进攻面前，也打过几仗，但总因不是日本侵略者的对手而失败了，他们向北退却，最后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退过了黑龙江。

任作田领着这些人，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分成两批，一批由任作田直接率领，从海参崴乘坐挂有外国旗帜的中国航船《无恶号》，于三月十六日到达天津塘沽港登岸回国，另一批，经新疆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回国。这一群一群的流亡者，从各个不同的地方，又都

先后涌进了中国的故都——北平。

穿

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身破衣烂衫，沿街乞食的大批东北难民。铁狮子胡同的救济所是供应不起这些难民的，仅依靠乞讨，也维持不了这么多人的最低生活。党的组织指导着这些东北难民，组织起“东北流亡民众抗日救国同盟会”，一致推举任作田先生，代表东北全体难民，到南京去找国民政府东北国大代表朱霁青，询问有关东北难民赴南京请愿事宜。他们向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是：“一请求国民政府解决东北难民的救济；请求国民政府发给这些东北难民武器，让这些东北人自己组织起来，打回东北老家去、……”等等。当时，国民党和蒋介石正处在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一致要求抗日救国的高潮中，深怕这些东北难民又来推波助澜，火上加油。这才只好由实业部主办，由朱霁青出头，拨款六万元，在绥远河套地区筹建一个收容东北难民的垦区，解决这些难民的救济问题。朱霁青把这个筹建垦区的工作推给了任作田，任作田就依靠他那支义勇军的领导骨干做为基础，在一九三四年的三月正式组成了，他们是任作田、陈高风、武梦久、才山、乔永顺、王裕等人。垦区的指定地点，是在绥远省的安北县境内，土地七万亩，内定名称，为东北义勇军垦区。这个消息，很快就在北平的东北人中间传开了，差不多所有的东北人都自愿报名参加，成为垦区的一个

垦民。

三岳仲三煽动闹事

垦区的全部土地都是硷化地。每年只有在夏秋之间灌满黄河水，来年才能有一个好收成。因此，垦区的首要任务是开挖引进黄河水的灌溉大渠。垦区在北平所招收的垦民，除了一家一户的男女老幼外，又全都是些学生，有的还在学校中求学，要把十几公里长大渠挖通，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是办不到的。原东北各路义勇军退到关内和北平后，因生活没有着落，又全都失散了，其中，山东籍的战士居多数，要想把这些人全都找回来，即是根本不可能的。经过任作田和陈高商量，决定派才山和乔永祚二人负责，到山东济南市去招收垦民。才乔两人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招收了一千多垦民，然后乘一列火车，运到绥远包头，又分批运到扒子铺隆。

任作田是位信仰基督教的教友。垦区办事处的临时办公地址，就设在扒子铺隆大教堂的院内，所招收的垦民，住在扒子铺隆以西，大约有二十华里远的黄河边上，仅有几户人家的布袋口子村。这个小村庄的周围全被沙丘，长着稀稀落落的高矮不齐的红柳和甘草。“布袋”，在山东是用来装粮食的口袋，人要是被装进“布袋”里，上边又扎上口子，这象征着最不幸的事。这些山东来的垦民们，住在布袋口子

☆
子的帐篷里，心里总犯不吉利的核计，何况天天又唱着含有量泥沙的黄河水，吃着从外地运来混有大量沙子的小米，烧着当地盛产的特产燃料——牛羊粪。就在这种完全陌生而又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里，每个垦民，每天还要挖两立方泥土，用土筐子挑到三十米远处，堆成一道护堤。沉重的劳动，生活极为单调，风吹日晒，苦糙无味，垦民们只有挖些甘草来浸泡水喝，当作唯一的乐趣。时间长了，有的垦民病倒，有的为想老家而哭泣，有的已经逃跑。引黄大渠挖了整整一年，才完成全部工程的百分之六十。垦民们常年没有分文收入，垦民怨言多。有人做了一首打油诗，很快就在垦民中传开了：“多见风砂小见人，见人就是蒙古人，人间事俗全不知，黄昏想娘哭断魂”。

在这群从山东济南招来的垦民们，有一个破落户出身的人，他的大名叫岳仲三，是这许多垦民中唯一的一个“秀才”。他有四十几岁年纪，又当了一名中队长，领着几十号人，说起话来是个算数的，还颇有点权威，许多垦民时常求他写封平安家信，一来二去的，他认识人多了，也深知垦民们的心理活动，垦民们对他也很是敬仰，见面总要点点头，笑脸相迎，问长问短，寒暄上几句。岳仲三就利用这些机会，在闲谈话语之中，对垦区散布了不少怨言和不满，并且说：“我已经和任作田说好，他答应给我路费，再把我送回济南去”！

垦民们把这信口雌黄的话，信己为真，于是也就求他，继续向任作田提出要求：“我们这些山东人全都想回济南去”。

岳仲三在群众的心里活动上又推波助澜的说：“任作田只准我们这些当中队长的人回去，你们这些垦民们，只能继续留在这里挖渠，就是死，也得死在这里”！

在这些年轻的垦民当中，谁又愿意死在这荒天人烟沙漠和草原上呢？得到的回答是一个也没有。在岳仲三一再煽动下，垦民们罢工闹起事来了。这些山东人，模仿着当年“瓦岗寨”和“梁山泊”中的绿林英雄的样子，头上扎着羊肚子毛巾，肩上扛着一把铁锹，相互吆喝，排成一支三三两两，杂乱无章的队伍，到扒子铺隆去找任作田，并提出强烈的要求：“从那里把我们请来的，就再把我们送回那里去”！

当时，任作田外出公干，垦区的一切大小事由才山、乔永昶代管，这些山东垦民开着要回山东的事，他们两人是管不了的，就一再解释说：“岳中队长要回济南的事，我们还是头一回听的说，说任先生同意了，我们也没听任先生说过，大概这个说法不可靠”！

经过才山的一再说明和解释，垦民们心活了。才山向垦民们保证：“一旦任先生回来，就把各位的意见代为转达”。当垦民们心平气和

后，乔永昶为他们准备了一顿比较丰盛的午餐，这些参加闹事的垦民就全都返回了挖渠的工地上。

当参于闹事的垦民走后，才山、武梦义、乔永昶等三人共同商量着怎么来解决这场纠纷好，任作田刚走不久，到他回来也还得等一些时日，但这挖渠的工程是不能停止的，平息这场闹事风波，是垦区当务之急的一件头等大事。

金生 这个从济南一家资本家工厂逃出来的学徒“相公”，因为“享受”不了资本家那种“福”，又回不了揭不开锅的老家，生活实在是找不到出路，这才报名当了一名垦民。在从济南到垦区的火车上，因他整天爱看唱本，而和乔永昶所认识，后来，他们两在长久的相处中，成了一对很要好的朋友。金生对那些“才有几顿饱饭吃就参于闹事的人”很是反感，他找到乔永昶说：“要回山东，他们回，我是不回去，在济南，不就是因为没有饭吃才来报名当垦民的吗？这才吃饱了几天肚子，难道就忘了不成！”

又去找了他的几个盟兄弟，
当金生和乔永昶商量后，他们共同商量着，到底该不该跟岳仲三一起闹着要回济南去。这五个盟兄弟商量的结果全都不愿意走。这件事被于锡朋、尹冠生两人知道了，从那以后，于尹二人，也就加紧了他们的活动。

他们的活动。

于锡朋，是济南市的一个小商販，因为破了产这才来当了一个垦民。他对人办事很圆滑。他来垦区后得到了王德裕的赏识被提升为王德裕那个庶务股的一名办事员。于锡朋又看中了济南一家客货棧的伙记尹冠生，从那以后，尹冠生在于锡朋的协助下，又被提拔为四中队的中队长。这两个人来往极为密切，他们早就想找个机会，对垦区立上一个“汗马功劳”，好能进一步的得到任作田的赏识和重用。当他两得知金生正和乔永昶，才由商量着如何能尽快地安定住山东垦民的心，赶快复工，挖通引黄大渠早日引进黄河水，好为明年种地争个大丰收景象创造条件时候，于锡朋和尹冠生两个人，便连忙把四中队从山东派中拉出来，并公开宣称：“他们已经脱离了岳仲三那一伙”。

于锡朋、尹冠生的这个举动还真灵验，因山东垦民中的许多人另树一帜，而岳仲三所煽动的罢工事件，仅有几天时间就瓦解了，从此结束这场对垦区建设十分不利的人为闹事。

奇妙的风光

引黄灌溉大渠，于一九三五年六月间竣工，当时正是黄河汛期，黄河水波浪翻滚，沿着大渠飞流直下，它灌足了垦区的所有土地，也填满了乌梁素海的大小肚肠，还有多余的部分，经西山嘴子的淡水渠又流回了黄河。在包头到五原的公路两旁，大片土地上漫地皆是水。

乌梁素海也扩大了好几倍，站在扒子铺隆大教堂的钟楼上，朝南望去，这里到处都是一片汪洋。

当引黄灌溉大渠完成之后，垦区又集中全部力量，来从事垦区新村的建设。这个拔地面起座落在河套地的新式农村，通过垦民们的辛勤劳动，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依它那独特的面貌，展现在这黄河后套的大平后上。

垦区新村，东西宽四百米，南北长一公里，座北朝南，正面是引黄大渠，西面是包头到五原的公路，东临乌梁素海，北面是这里有名的大市镇扒子铺隆。

在新村院内，东西两侧，各修筑六排平房。东面最前边的一排，是任作田住的垦区办事处地址，最后一排是饲养场和被服缝纫的场所。西面最前边的一排是垦区子弟学校，中间是粮仓，最后一排是食堂，也是垦民们唯一集会的地方。在这东西两排平房的中间，是个大方形广场。新村四周，有着十分别致的围墙。南面是用当地盛产坯垛成的土墙，中间有警卫传达室。东西北三面，各挖了一条宽四米、深三米的护村沟，沟里放满黄河水，作为护村河。新村四角，各修了一个炮楼，用作防预和井卫的依托点。当新村全部建成后，又从北平和济南接来许多垦民眷属。从这以后，垦区新村，就成了一个典型的集体农

庄而展望在绥西后套这块大地上。

随着引黄灌溉大渠的放水和垦区新村的建成，给这黄河后套带来数不胜数的奇妙风光。由于这里土地高低不平，放水又没有制，这就造成大片土地上出现了无数个大小不等的人工湖泊。一九三五年的秋冬冬初，天鹅、鸿雁等名贵珍禽，都成群结队的纷纷来到这里，成为这些南行旗客定时休憩的好场所。每当夕阳西下，在公路旁边的人工湖上，落满着大群大群的天鹅和鸿雁。它们昂首高歌，就象一支大管弦乐队，演奏出合谐的乐章，它们引起垦民们的遥望和喜悦。人们常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心高妄想可是垦民们想吃口天鹅肉，→}那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人们那贪梦的胃口，在迫使垦民们想方设法去捉天鹅和鸿雁，想来想去，办法终归是想出来了，有的下索套，有的设枷弓，有的放狗追逐，有的鸣枪射杀，有的夜间用手电筒闪光偷杀，五花八门，好不热闹非常，这种绝好的游戏，给垦民们带来无穷的乐趣。

垦民们享受了一种乐趣之后，又在享受另一种乐趣。在乌梁素海，由于垦区放水，造成海子暴涨和暴泄，海子中大量金黄色的鲤鱼登岸了，那时，垦区即没有渔船也没有渔网，垦民们只好脱掉衣服，跳到水里，用杖子和铁锹打渔。水浅渔多，杖子铁锹已经不是最好的捕渔工具，只好蹲在水里去混水摸鱼，其实，也用不着下大力气去摸，只要坐在水中，